

一次新書發行式的延伸

徐貽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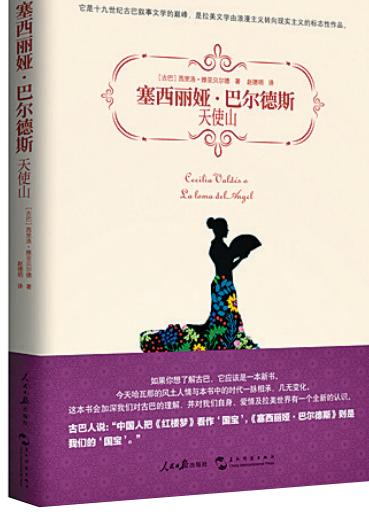


日前，應古巴大使的邀請，參加了在古巴駐華使館舉辦的該國古典文學名著《塞西麗婭·巴爾德斯》的中文譯本首發式，感觸頗多。

對於此書，雖早有所聞，但一直沒有機會認真一讀。這次有幸獲得譯本，還是著名西班牙語教授、西班牙語資深翻譯家、我的老朋友趙德明的作品，準備予以從頭至尾通讀，體會關於對其內容和涉及年代社會背景多種評論的所聞，增加對古巴歷史文化及社會文明內涵的認知和理解。

在道聽途說之中，我知道《塞西麗婭·巴爾德斯》是古巴十九世紀著名作家、新聞記者西里洛·維亞貝爾德的作品，全書完稿於一八七九年，一八八二年在紐約首度出版。經過一代代古巴人的傳承，該書被普遍認為是古巴十九世紀反奴隸制文學的巔峰之作，是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過渡的代表作。古巴人曾向中國介紹說：「中國人把《紅樓夢》看做『國寶』，《塞西麗婭·巴爾德斯》則是我們的『國寶』。」，可見此書在古巴人心目中的地位、意義和影響。

《塞西麗婭·巴爾德斯》講述的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古巴首都哈瓦那。富家公子萊昂納多不顧一切地瘋狂追求美艷絕倫的混血女孩



▲古巴古典文學名著《塞西麗婭·巴爾德斯》 資料圖片

南瓜尖紅薯葉

黃 瞳

連日高溫，所有植物都在瘋長，撒下的種子不幾天就發了芽，蔥蘿花似乎剛剛生出藤蔓，轉眼就纏上樹幹，花壇裏的野百合花蕾已現白色……

早晨上班路上，看到有人在賣南瓜尖，嫩生生的，還帶着露水，似乎輕輕一下就能掐出水來。我心中狂喜，一步三回頭，真恨不能轉身買一把回家，撕掉莖上的帶茸毛的外皮，洗淨焯水，掐寸段，加紅椒絲爆炒，或者焯水涼拌，再或者焯水後切碎末加乾紅椒爆炒，如果想吃純粹的野趣，不焯水洗乾淨直接下鍋是最好的辦法。想像一下南瓜尖的清香瀰漫在齒間，那就是夏天的味道。

一路心念念，到了單位我還忍不住要念叨那一把南瓜尖，說得同事也頓生嚮往之情。回憶她兒時吃過母親用南瓜尖未煮的粥，清甜爽口，至今難忘。

我們說的南瓜尖，就是南瓜藤蔓頂上最嫩的一截，連藤蔓帶葉子帶觸鬚一起掐下來，捆成一把，便可出售。也有攤主守攤無事時將南瓜尖的茸毛撕乾淨再出售，很受上班族的歡迎。南瓜是很好種植的，一個小瓜籽發芽可以鋪排出成片的藤蔓，掐來吃大概不會影響它結南瓜。

印象中，南瓜和紅薯一樣，都屬於粗笨食物之列。多年前，是糧食不足的補充。後來年成豐裕，就成了餵豬的好飼料。再後來，這些東西就榮登大雅之堂，被稱為綠色環保的寶貝，大受歡迎，成為人們



人生 在線

塞西麗婭，她也無可救藥地墜入與萊昂納多的情網，幻想通過婚姻改變身世命運。不幸的是，兩個無所顧忌的情人卻是同父異母的兄妹。紳士子弟玩膩了美人，迎娶了別的新娘，最終被復仇之劍刺中心臟，在婚禮上倒在了血泊中。

書中，各種人物相互交織，情節錯綜複雜，令人眼花繚亂，展現出了一幅波瀾壯闊的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奴隸制度下的古巴風俗画卷。

西班牙馬德里聯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西班牙與西班牙美洲文學詞典》曾將《塞西麗婭·巴爾德斯》收入其中，並評稱該書說：「從情節可以看出該作品屬於風俗主義文學的範疇，受到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也有現實主義文學的印記」，還說：「評論界認為這部作品是十九世紀古巴敘事文學的巔峰。」

古巴所在的拉丁美洲位於西半球的南部，離中國的距離確實遙遠。近些年來，隨着雙方的努力，感覺中的中國與拉美之間的距離在縮短。其間，中國與包括古巴在內的拉美雙方的出版界也在加強相互合作，越來越多地將對方的出版物翻譯或者原封不動地進行出版發行，以擴大相互了解和認知的範圍、深度。誠如出版部門在介紹《塞》書時所言，此書雖然說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如果你想了解古巴，他應該是一本新書。這本書會加深我們對古巴的了解」。或許，由於距離影響的相互了解迄今依然很不夠的話，利用時間，讀一點書籍來彌補一下，肯定是會大有裨益的。

可能與許多人不同，我曾經與古巴直接打過幾十年的多種交道，在古巴常住過幾年，退休後還跑過十多趟古巴，對這個國家的了解和理解理當比許多人都應該多。但是，通過一些途徑，包括閱讀文學作品，更多、更深地瞭解這個友好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依然是迫切的願望和需要。

對於更多地了解其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的希望，我看也可以用同樣的辦法來輔助解決。

我向古巴大使和翻譯者做出的讀完《塞》書的許諾，肯定會做到的，而且爭取用時不會太久。

也許是應了漫漫西行路那個古老的傳說，去印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班加羅爾，我此次印度之行的目的地，認識它是從夜幕中的車鳴聲開始。

梁文道寫過一本隨筆集《噪音太多》，用這個書名來形容班加羅爾再好不過了。在旅店放下行李，飢腸辘辘的我立即衝上街頭覓食，雖然不在市中心，但各種機動車和行人的數量簡直讓人目瞪口呆。人行道是用破碎的水泥板鋪成，我小心翼翼地踩在上面，身旁不時有嘀嗒響的摩托車呼嘯而過。昏黃的路燈和燈箱廣告閃爍的彩燈共同把馬路照亮，晚飯後的人三五一群地聚集在街頭的各個角落，所有人都在聊天。

出發前，我讀過曹景行寫的一本有關印度的小冊子，了解到「班加羅爾」(Bangalore)的意思是煮熟的豆子。「很久以前，這裏有一位國王。有一天，他出去打獵卻迷了路，弄得又累又餓。但不久之後，他遇見了一位聖者，也不知道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這位聖者給了他一些豆子吃，救了他的命。這種豆子的名字叫班達克盧魯。以後慢慢走音，就成了班加羅爾。」

如今的班加羅爾猶如一顆科技行業大鍋裏煮熟的豆子，從事科技的人，大概會有比我更深的感觸。在班加羅爾市內隨意走一走，經常可見電子科技公司，或是大幅電訊廣告。不過，就算是身處市區最中心，這座以科技聞名的城市和它的基礎設施之間的強烈落差，讓人心情無法平服。在班加羅爾搭公交是一項冒險活動。直到我上了大巴，才相信這裏的公交車門真的不會關。只要車速不快，沿途不停有乘客隨上隨下。車上有穿着舊黃色制服的售票員，他們身上背着一個同樣有些破舊的黃色小皮包，上車買票，每人約十幾塊盧比(約一塊港幣)。

馬路上擁擠不堪，除了大巴，還有像螞蟻那麼多的摩托車、自動人力車(Auto Rickshaw:類似中國的三輪車)，每天出產無規律的喇叭聲，排放大量讓人吃不消的尾氣。馬路上幾乎沒有斑馬線，沒有非機動車道，連人行道也少見。不管是圈養的還是野生的牛羊，或是身着絢麗莎麗的行人；又無論是在艷陽高照的晴天，或是濕滑泥濘的雨天，行在馬路上，遊刃有餘，誰都可任意穿行。人、車、動物同行，共同奏出一首獨具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東西上面都有個日期，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我開始懷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過期的？」金城武的每一句台詞都是經典，梁朝偉的每一個眼神都那麼誘惑，那時候王菲還叫王靖雯，聲音早已如此誘人，王家衛的鏡頭肆意而精準，形式美感達到極致，杜可風的攝影充斥着迷幻的味道，插曲經典《California Dreaming》、《夢中人》……

看過七、八遍《重慶森林》，不開心就看看，還是那麼治愈。失戀無聊的金城武愛上了戴金色假髮的女殺手林青霞；在快餐店打工的王靖雯暗戀着每晚來買宵夜的警察梁朝偉。一段失戀，一段暗戀，兩段無關故事，瑣碎獨白，王家衛猶如都市的心靈捕手，以他的色彩、畫面、剪切和故事劇情，把愛情中與身體、力比多(libido)、佔有無關的非物質性的那部分浪漫化到極致。錯位，顛倒，迷失，夢幻，不可觸及，這大概是愛情最動人的特質，也

深情的明信片 延 靜

大學畢業後，已工作兩年，去年夏天舉行了婚禮。我們經反覆考慮，儘管已進入耄耋之年，但就這麼一個外孫女，還是決定赴萬里之外的多倫多，參加她的婚禮，一份難捨的親情。

外孫女結婚後，準備秋天和外孫女婿一起回北京，與各家親友見面團聚。其實我們去多倫多前，就知道他們的計劃，也為他們回京做了準備，訂了飯店會面的包間。但在多倫多期間仍不放心，還越洋打電話與飯店確認。他們回京與各家親友會面圓滿，我們才算安下心來。

這次聽說他們利用休假要去挪威旅遊，我們心裏又不踏實起來，心想加拿大的風光不錯，還有獨具特色的班芙冰川，何必去遙遠的挪威？一次在微信上與女兒談起孩子們出遊，女兒要我們不要擔心，讓他們出去走看看，增加見識，擴大眼界，會有好處。我們告訴女兒，他們出去，路上的艱辛，旅途的安全，總讓

人有些擔心。女兒說，他們都還年輕，承受得

了，再說有一段經歷也有好處。但我們還是把一本《挪威》小書放在眼前，隨時查看他們到了哪裏。

不出所料，外孫女和外孫女婿出遊，路上十分周折。他們的目的地是挪威，但要經過冰島和瑞典，一段乘飛機，一段乘火車，還有很長一段乘大巴，到達第一站挪威卑爾根，外孫女通過微信告訴我們一切安好，我們才稍微安心下來。還好，後面的日程比較順利，在挪威北部停留了三天，住在小鎮，吃的雖不盡如人意，但觀山和爬山是兩人的愛好，玩得還比較盡興。他們在外十天，我們擔心了十天，直到他們回到多倫多，飛機落地。還好，我們也有所獲，對挪威這個因為遙遠而不會關心的國家的地形、地貌、發展水準，我們也增加了不少新的了解。

外孫女準備年內回北京，看望我們和親友，望着她寄來的一張小小的明信片，我們又開始了新的期盼。

在南印度遇上班加羅爾

曼 樂



也許是應了漫漫西行路那個古老的傳說，去印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班加羅爾，我此次印度之行的目的地，認識它是從夜幕中的車鳴聲開始。

梁文道寫過一本隨筆集《噪音太多》，用這個書名來形容班加羅爾再好不過了。在旅店放下行李，飢腸辘辘的我立即衝上街頭覓食，雖然不在市中心，但各種機動車和行人的數量簡直讓人目瞪口呆。人行道是用破碎的水泥板鋪成，我小心翼翼地踩在上面，身旁不時有嘀嗒響的摩托車呼嘯而過。昏黃的路燈和燈箱廣告閃爍的彩燈共同把馬路照亮，晚飯後的人三五一群地聚集在街頭的各個角落，所有人都在聊天。

出發前，我讀過曹景行寫的一本有關印度的小冊子，了解到「班加羅爾」(Bangalore)的意思是煮熟的豆子。「很久以前，這裏有一位國王。有一天，他出去打獵卻迷了路，弄得又累又餓。但不久之後，他遇見了一位聖者，也不知道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這位聖者給了他一些豆子吃，救了他的命。這種豆子的名字叫班達克盧魯。以後慢慢走音，就成了班加羅爾。」

如今的班加羅爾猶如一顆科技行業大鍋裏煮熟的豆子，從事科技的人，大概會有比我更深的感觸。在班加羅爾市內隨意走一走，經常可見電子科技公司，或是大幅電訊廣告。不過，就算是身處市區最中心，這座以科技聞名的城市和它的基礎設施之間的強烈落差，讓人心情無法平服。在班加羅爾搭公交是一項冒險活動。直到我上了大巴，才相信這裏的公交車門真的不會關。只要車速不快，沿途不停有乘客隨上隨下。車上有穿着舊黃色制服的售票員，他們身上背着一個同樣有些破舊的黃色小皮包，上車買票，每人約十幾塊盧比(約一塊港幣)。

馬路上擁擠不堪，除了大巴，還有像螞蟻那麼多的摩托車、自動人力車(Auto Rickshaw:類似中國的三輪車)，每天出產無規律的喇叭聲，排放大量讓人吃不消的尾氣。馬路上幾乎沒有斑馬線，沒有非機動車道，連人行道也少見。不管是圈養的還是野生的牛羊，或是身着絢麗莎麗的行人；又無論是在艷陽高照的晴天，或是濕滑泥濘的雨天，行在馬路上，遊刃有餘，誰都可任意穿行。人、車、動物同行，共同奏出一首獨具



印度風味的城市交響曲。

二十多年前，這裏不過是有兩百萬人口的城市，如今膨脹的人口已達到一千萬。而它的科研水平與基礎設施之間的差距就像一場龜兔賽跑，只是，兔子不會躺下睡大覺。班加羅爾這顆煮熟的豆子，何時才能變成金豆？

在印度最開心的事，是有機會去當地朋友家做客。S博士，班加羅爾一間著名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研究範圍是信息工程。我離開印度的那天中午，他邀請我和其他幾個朋友去他家做客。S博士的家在市郊，一棟髹成黃色的雙層小樓。他的父親也是博士畢業，現在是一名藥劑師。母親是家庭主婦，但接受過教育，會講流利英文。

條件好的印度人家很愛乾淨，家裏收拾得一塵不染。底樓是客廳，地鋪紅色漆的木沙發上整齊好坐墊，小茶几上鋪了一條像毛巾被一樣的桌布，上面放着當天的報紙。牆角虔誠地供着一尊佛像，前面放了祭品。一坐下來，幾個印度男子便開始翻閱報紙，其中一個拿着體育版問我：「你知道林丹嗎？」我很喜歡他！」

我並不感到意外，從到達印度的第二天起，我就發現印度朋友對中國的了解超乎我們的想像。一頓豐盛的印度午飯後，大家又坐下來聊天，這似乎是印度人的喜好。S博士的媽媽也加入我們的話題，她問我在中國做什麼運動，問我中國的方言和普通話，甚至談起中國的計劃生育。像S博士這樣的高學歷家庭是幸福的，我無法統計到班加羅爾有多少類似的家庭，但在印度，成績優秀的學生大多選擇攻讀電子科技，這一領域在印度的

就業前景被看作是最好的。

幾年前，寶萊塢電影《三個傻瓜》(3 Idiots, 港譯《打死不離3兄弟》)創造了印度電影在香港票房收入的奇跡。這套電影由印度首屈一指的大明星阿米爾·汗主演，批判了印度僵化的教育制度。也正是這套電影，引發了我對印度大學的無限遐想。在朋友的帶領下，我參觀了S博士就讀的研究所(India Institute of Science, IISc)，體驗了印度的大學生活。IISc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只開設碩士和博士課程。校園內建築陳舊，但聚集了全印度最優秀的學生和老師。與《三個傻瓜》描述的大學不同，這裏的學習氣氛似乎輕鬆很多，能來這裏的學生，都是頂尖中的頂尖。也許正因為如此，在這裏做研究對他們來說也許不單為求一份好工作。

最讓我難忘的是離開印度那天傍晚，我在電子與通訊工程學系和P博士的交談。他曾去過上海的大學交流，對中國的了解似乎多過其他學生。談到印度時，他批評印度政府的低行政效率和腐敗，但對國家的民主給予肯定。他甚至不太接受印度巨大的貧富差距，認為目前貧困人口的比例已經降至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但無法否認的是，印度教育經費不足，甚至不能讓IISc的學生有足夠的旅費出國參加國際學術論壇。儘管科技的發展和廉價勞動力為班加羅爾帶來了無限商機，但出國意味着更高的薪酬和優質的硬件設施，印度的精英們也正追趕着資本的源頭。

當然，與當地人的交談還是有難度的，他們可愛的口音常常讓人摸不着頭腦。不過，你很容易從他們臉上分辨出，是他們對印度的熱愛。

一 雲

鳳梨罐頭加州夢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東西上面都有個日期，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我開始懷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過期的？」金城武的每一句台詞都是經典，梁朝偉的每一個眼神都那麼誘惑，那時候王菲還叫王靖雯，聲音早已如此誘人，王家衛的鏡頭肆意而精準，形式美感達到極致，杜可風的攝影充斥着迷幻的味道，插曲經典《California Dreaming》、《夢中人》……

看過七、八遍《重慶森林》，不開心就看看，還是那麼治愈。失戀無聊的金城武愛上了戴金色假髮的女殺手林青霞；在快餐店打工的王靖雯暗戀着每晚來買宵夜的警察梁朝偉。一段失戀，一段暗戀，兩段無關故事，瑣碎獨白，王家衛猶如都市的心靈捕手，以他的色彩、畫面、剪切和故事劇情，把愛情中與身體、力比多(libido)、佔有無關的非物質性的那部分浪漫化到極致。錯位，顛倒，迷失，夢幻，不可觸及，這大概是愛情最動人的特質，也

是香港這座城市最吸引人的魅力。在重慶森林裏，各個故事都用都市情感的迷茫和頹廢表達簡單而真摯的愛。金城武過期的愛情，林青霞的霸氣，還有王菲的傻兮兮可愛至極，梁朝偉的情感內斂充沛，都非常的王家衛。

兩個故事，梁朝偉與王菲的故事更對我的胃口。愛情就像夢遊，相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空間的距離，最終卻都會重逢。喜歡王菲的那種「我愛你與你無關」的單純，喜歡她把唱碟機開到最大，搖頭晃腦地聽着《California Dreaming》的樣子。她那小鹿樣閃爍着靈氣的眼神，細瘦無邪的身體，瘋狂的暗戀不過是純真執著的本能。少女追愛尋夢的故事依然不過時，只是她弄到了梁的家鑰匙，然後偷偷潛入他家中，默默感受他的生活，默默地為他整理家務。這樣的動作放諸現實，難免讓人有點毛骨悚然。這應該是藝術與生活的差別吧。梁朝偉獨自對着家裏的東西自言自語：「她走了之後，家裏很多東西都很傷心，每天晚上，我都需要安慰它們才能睡覺」——瘦了的肥皂、哭着滴水的毛巾、寂寞的襯衫。他失戀後仍舊停滯在過去的季節，絲毫沒有發現家裏的改變，以及那個試圖走進他世界的那個人……



▲《重慶森林》劇照

班加羅爾以科技行業聞名

作者供圖